

行走的感觉

毛国聪◎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行走的感觉

毛国聪◎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的感觉 / 毛国聪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8

(我们·散文诗丛 / 灵焚, 周庆荣主编. 第 2 辑)

ISBN 978-7-5402-3613-7

I . ①行… II . ①毛… III . ①散文诗—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2447 号

行走的感觉

XINGZOU DE GANJUE

-
- | | |
|------|---|
| 主 编 | 灵 焚 周庆荣 |
| 作 者 | 毛国聪 |
| 项目统筹 | 李满意 |
| 责任编辑 | 王梦楠 涂苏婷 |
| 特约编辑 | 陈 雪 |
| 责任校对 | 袁大威 胡玉萍 |
| 封面设计 | 宋逸中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
| 网 站 | http://www.bjyspress.com/ |
| 微 博 |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
| 电 话 | 01065240430 |
| 传 真 | 01063587071 |
| 印 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
| 字 数 | 580 千字 |
| 印 张 | 26 |
|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96.00 元 (共 8 册) |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代序）

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媒体都可以承载每个人属于自己的那种存在。同时，多媒体的发展，也以最快的速度忘却各种存在。

在这有钱就可以出书的时代，已经不会再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本书出版而兴奋了。然而，我们却如此执着地坚守着与现实只有一个念头距离的愿景，仍然让纸质媒体承载自己的文字与有限的读者见面。并为此，无怨无悔地付出，承受，并说着“热爱”。

其实，这又何苦呢？许多人可能会如此发问，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自言自语。

“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以下简称“我们”）自宣告诞生以来已经五年了。从这新媒体时代新生事物的消失速度看，“我们”能坚持旺盛的创作与探索活力至今，已经值得欣慰她的“长寿”了。由于“我们”的坚守与行动，影响了这几年中国诗坛的新诗创作走向，改写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诗坛的版图与格局，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许多本来只写分行诗的作者都参与到散文诗的创作中来，更有许多原来热衷于在网络博客上晒晒心情文字的写作者，由于“我们”的出现，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文字原来可以找到一种文体来定向发展爱好，从而唤醒了一批散文诗创作的新生力量。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存在，成为日益往低俗化、口水化、无审美边界滑坡的当代诗坛的一种“诗性坚守”的象征。著名新诗史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研究员曾在一次散文诗研讨会上指出：“在新诗无边界审美拓展的创作乱象中，只有散文诗还坚守着诗性的体质。”是的，没有“诗性”，哪



有散文诗存在可言？

自“我们”问世以来，涌现出一批好作者、好作品。散文诗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是什么”的怪圈，近年来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和“自信”。其实，一直以来纠缠不休的“是什么”的质疑，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那就是散文诗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传统”？构成一种存在的“传统”，需要一种确切的“身份”与“家系”，可是，我们一谈到散文诗，就是《巴黎的忧郁》《先知》《沙与沫》《地狱一季》《野草》等，这些是“传统”吗？如果是，那么就不会有“是什么”的问题存在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完全被人们忽略了。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基本摆脱了这种深陷怪圈中的认领呼吁，我们相信一条朴素的真理：“存在，就是合理。”我们相信着：忠于自己审美诉求的那些非随意文字，就是自己要写的散文诗。“我们”正在建立从我们开始的、属于自身的，当然也属于未来人们的“传统”。这种“传统”，当然要以作品来确立。除了作品自身，现实世界与未来历史是不会发言的。这就是“我们”编选属于“我们”的这些丛书的初衷。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伦敦掀起了一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前卫绘画运动，其运动背景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往世俗化倾斜，原有的审美艺术精神逐渐被商业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物欲追求遮蔽，所以，唤醒人们生存品质的崇高审美记忆，提倡在充满“美”的世界里生活的重要性成为他们的绘画理念，让“美”充满生活的空间成为他们的追求，从而为绘画史留下了一批“唯美”的作品。中国的当今社会与当年的英国多少有些相似，人们的古典品位与崇高审美情怀正在丧失，物质的获取、占有以及通俗性、低俗化的文化消费成为今天社会的精神主流。英国人通过造型、色彩和装饰性工艺品等方式找回人们的审美记忆。那么，我们究竟能否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去实现呢？我们采用散文诗

这种文体坚守诗歌语言的“诗性”审美传统，努力让自己的母语在这多媒体审美性时代展现其现代审美意味，拓展其新的审美活力，这不也是一种宿命性的作为“美”的守望者的责任担当吗？近年来，由“我们”倡导并持续进行着的以下几个具体的发言与举措，正是“我们”的这种担当的具体表现。

针对当今诗坛的庸俗化、去审美性现象的日益严重，“我们”明确提出“意义化写作”的创作理念。为了回击那些长期以来矮化散文诗的肤浅言论，“我们”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向人们展现散文诗作为现代诗歌文学的归属感确认。更进一步，“我们”通过“大诗歌”的概念，把散文诗纳入现代汉诗的范畴，让散文诗与分行诗在同一个诗歌现场审美共舞，促成了越来越具影响力的年度选本《大诗歌》的诞生。还有，让更多的人参与散文诗的创作实践，“我们”与以往任何文学群体的封闭性存在都不同，“我们”采用了开放性的组织形式，无论是谁，无论其“名气”如何，只要其散文诗作品，符合“我们”所追求的散文诗美学特质，凡是愿意走进“我们”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共同参与这场以“我们”命名的散文诗美学探索。一首歌可以一夜走红，从默默无闻到身价百倍，而再好的一章散文诗作品也不能换来一顿美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会为自己的每一章作品的问世而欣喜数日。多少人破帽遮颜，依然“回也不改其乐”，除了热爱，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这种痴情？

“我们”编选的这些作品集，都是这种“痴情”的产物。既然大家的写作都是为了那种无法释怀的对于“美”的朝圣，那么，朝圣的路上，他们的脚印应该有人为之珍藏。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让时光检验并确认这些脚印的深浅、形态、方位、价值。在这物质至上的时代，我们还能拥有这种属于精神的审美身份，这是造物主赐予我们何等奢侈的礼物？！是的，正是这种感恩，才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寂寞里狂欢。即使一生都是“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然而我们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相信，只要自己能够“众里寻他千百度”，自己所寻找的那个人，一定会站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明天就是东西方两个情人节相遇的日子，其实，散文诗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作者的“情人”吗？此生有这种陪伴就够了，就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的生活中抵达生命的极致狂欢、极限飞翔。所以，这些作品，一定不会是“我们”的结束，这些作品的自信登场，恰恰意味着：“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

2014年2月13日元宵节前夜·编者

01 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代序）

第一辑 万物有灵

02 麻雀与老鹰
03 苍蝇
04 人
05 大象无形
06 我骄傲
07 一只雄鸡
08 瓢虫
09 池中鱼
10 龙和龙年
12 蝗虫
13 萤火虫
14 握手
15 跪在地上的老农
16 黑夜
17 爱与恨
18 坚持
19 朱熹故里
20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第二辑 倥偬行踪

- | | |
|----|---------|
| 22 | 黄山 |
| 23 | 黄山松 |
| 24 | 宏村 |
| 25 | 在卧龙谷 |
| 26 | 景德镇 |
| 27 | 三清山的阳光 |
| 28 | 三清山上的石头 |
| 29 | 春天 |
| 31 | 路 |
| 33 | 批评 |
| 34 | 行走的感觉 |
| 35 | 外国人 |
| 36 | 在飞机上 |
| 38 | 城市 |
| 39 | 尼亚加拉瀑布 |
| 40 | 安大略湖 |
| 41 | 旅途 |
| 42 | 走进三星堆 |
| 43 | 西双版纳 |
| 44 | 基诺族人 |
| 45 | 泼水节 |

- 46 九寨沟的水
48 海子
51 九寨沟的冰
53 告别
54 中国，我们的名字
56 雪原少女

第三辑 沉思瞬间

- 58 早晨醒来
59 病榻呓语
64 我们都是幸存者
66 芦山地震
68 小草
69 贵族
70 日历
71 现代技术
72 哭泣的石椅
73 床与阳台
74 心灵如风
75 宁静，通往未来的路
76 太阳出来了

目 录

78	转身
79	花瓶
80	不可否认
83	碎屑俯拾
89	与时间有关

后 记 胎死梦中的大作

万物有灵

也许，你没有见过三叶虫、始祖鸟、石爪兽，甚至，你也没有见过虎豹豺狼，但是，你一定见过人。人，是地球上最平常不过的东西。

第一辑



麻雀与老鹰

在我的家乡，有很多麻雀，也有老鹰。

它们最大的共同点，都会飞；它们最大的不同，也是飞。

麻雀的飞，快速，着急，仿佛不胜自己的重量，一下子就飞过去了。在树枝上，它的姿势僵硬，不停地扑棱着翅膀，害怕掉下来似的。它飞的是直线，路线短促，好像一掠而过的影子。我总是担心，一不小心它就会像一颗石子，砸在树枝上、窝里、草地上。麻雀在飞的过程中，总要叽叽喳喳地叫，好像背负着胆怯、恐惧。

老鹰在需要我们仰望的空间里飞，那是真正的飞翔，轻盈、优美、安详、平静。它穿云破雾，自由翱翔。雷，打不中它的飞翔；雨，淋不湿它的飞翔。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飞过的路。老鹰累了，想休息了，就歇在高树上，悬崖绝壁上。

我经常看见掉在地上的麻雀，从未见过从空中摔下来的老鹰。

老鹰飞得很高，经常飞出我们的视野；麻雀飞得很低，总在我们眼前晃荡。

我们常常看到麻雀在飞，我们很少看到老鹰的飞翔。

在笼子里，麻雀也能欢快地飞。谁见过在笼子里飞翔的老鹰？

老鹰的生活是在天空里，麻雀的生活是在地面上。

麻雀就像有些人，只是想飞，而不像老鹰一样会飞翔。

可麻雀不这样认为，它望了望天上的老鹰，又看了看地上的母鸡。母鸡咯咯地说，我也能飞；一头鸵鸟也气喘吁吁地叫道，我也有一对翅膀，比你们的都大……

我也忍不住说道：我也会在梦中飞翔，比你们都飞得高……

2010年11月14日深夜

苍 蝇

走过整整一个冬季，我又遭遇了苍蝇。

温暖的太阳像一颗熟透的苹果。风，疏剪着浓密的树枝。各种味道凑合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无法拒绝苍蝇的光临。即使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也会看到它们嘤嘤嗡嗡的身影。

苍蝇是一个舞蹈家，它绝不放过任何翩翩起舞的机会；

苍蝇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它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画一幅令人啧啧围观的作品；

苍蝇还是一个医生，它治愈了我的失忆症。

我想起了冬天里那些洁白的雪花，刀枪一样的寒冷，以及我放飞梦想。我还想起了不知珍藏在哪里的苍蝇拍。

阳光里，墨一样的阴影，跟着我如影随形。苍蝇让我明白，我仍然生活在一个有苍蝇的世界里。

但我相信，苍蝇不是一个卑鄙的家伙，谁见过卑鄙会飞翔？

苍蝇也不是一个肮脏的东西，谁见过生有翅膀的肮脏？

苍蝇从来都是一个模样，我刚刚看见的那只苍蝇，跟我小时候追逐的那只一模一样。

我更坚信，所有的苍蝇都会重生，去年我拍死的那只苍蝇，又跟着我飞进了夏季。

多余的话：2010年11月14日的早晨，一阵乱糟糟的鸟叫，吵醒了我。躺在床上，我又想起了苍蝇。有时候，电脑会把苍蝇拼成“苍鹰”……



人

也许，你没有见过三叶虫、始祖鸟、石爪兽，甚至，你也没有见过虎豹豺狼，但是，你一定见过人。人，是地球上最平常不过的东西。

再浑浊的眼睛，也不会把一个人看成一条蛇，可就有人要说自己是蛇的儿子。

再背的耳朵，也能听出人与鹦鹉的区别，可就有人要鹦鹉学舌；

再拙的鼻子，也能嗅出人与狐狸的味道，可就有人腋窝里长出了一条狐狸的尾巴。

再豁的嘴，也能嚼出人与牛的酸甜苦辣，可就有人说被蜜蜂蜇了也觉得甜蜜；

再粗糙的手，也想抚摸蚕子的精血，可就有人要作茧自缚……

狗吠，还是人声？鸟鸣，还是口技？人欢，还是蛇舞？猫在叫春，还是有人在呻吟？

不再寂寞的地球。不再孤独的人类。

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证明了一个问题：人与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点。

2013年4月7日

大象无形

在电视里，奔徙在草原上的大象，仿佛一片枯叶点缀着茫茫森林。它谦卑地驮着鸟儿，用长鼻子喷水，骄傲地卷起一棵巨树，让狮子退化成了猫咪。

在马戏团，大象给人按摩、转呼啦圈、投篮球、踢足球……匪夷所思的表演，活像一位真正的巨星。

在动物园，大象使所有围观它的人都感到了自卑。

我相信，看不见大象的，只有那位可怜的盲人。

那天，在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我待了很久，只为了亲眼看到一只大象，哪怕一团真实的影子。

巉岩峭壁，巨树虬根，杂草、荆棘，伤疤般的房屋和大地……就是看不到大象的雄伟。

谁能阻挡你有力的脚步，谁能掩藏你庞大的身躯？

难道所有的大象都跑到了动物园、马戏团？

突然，风起云涌，太阳变了颜色，山谷回荡着崖壁的呐喊。

是不是野象即将出现的征兆？是不是我的等待有了结果？

我睁大眼睛，

我精神抖擞，

除了惊涛骇浪，哪有野象的踪迹？

抬起头颅，我仰望天空，突然发现，大象在天上。它们向着大地，喷洒雨水。它们的耳朵，扇成了一对翅膀。它们跑到了天上，成了天马？贫瘠的大地已承载不了它们的重量？

我明白了，我只能看到被驯化了的的大象，被关起来的大象。

无形，指的是野象。

2011年4月28日



我骄傲

我骄傲。

我拥有人们最爱唠叨的品性：忠诚，温驯，良好的习惯。

我喜欢漂亮的衣服。我每天都要沐浴。我只在床上睡觉。

我骄傲。

我只吃专门为我配制的食物。我只去专门为我开设的医院。

我只上特殊学校。我要衣冠楚楚、漂漂亮亮。

我骄傲。

我特别仗义，一旦发现强盗小偷，我就愤怒地狂叫；我特别讲卫生，看见衣衫褴褛，我就会龇牙咧嘴地表示厌恶。

我羞于与猫为伍。我讨厌那些昼伏夜出的老鼠。

除了主人，我看不到一个人。

我骄傲。

我像某些人一样地思考、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发觉，我是一条狗。

2010年2月15日